

校

禮

堂

文

集

校禮堂文集卷二

歙凌廷堪次仲撰

賦二

辨志賦

并序

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屠維大淵獻延堪春秋二十有三
托跡溟海抱影窮巷爲賈則苦貧爲工則乏巧心煩意
亂靡所適從用是慨然有嚮學之志焉學記曰一年視
離經辨志計余之時則過矣懼勤苦而難成也乃爲辨
志賦以自廣其辭曰

繄叔封之支子兮分庶職於成周官凌人以掌冰兮實

受氏之所由。緬先世於顯慶兮，逐薄宦而南游。敷美政於新安兮，肇雙溪而構宅。厯千祀而彌昌兮，食甘棠之舊德。惟詩書之是遵兮，惟田疇之是力紛。余旣懷此良璞兮，竟飄轉乎海東。惜彫琢之未施兮，悵和氏之不逢。瓦礫狎而相誚兮，砾硠巧而相蒙。跋牂躡躅而得意兮，傲驥驥之騰驤。敗絮垂領而焜耀兮，薄黼黻之喬皇。下里啁哳而高唱兮，斥激楚之抑揚。廢瓿陳列而自雄兮，議籩豆之短長。夜耿耿其不寐兮，晝忽忽而若忘。信樂土之孔多兮，余何獨居乎此鄉。海濱濕而蒸鬱兮，地塗下而卑汚。偕雉兔而羣處兮，共鼈鼈而雜居。藜與蒿其

掩徑兮荆與棘其塞塗鷩鶻繫於葦苕兮葦苕折而巢
毀葛蘿施於蓬麻兮以蓬麻爲可恃競攀附而不以爲
危兮代私憂而竊恥彊展卷而娛樂兮見往事之可欣
岡巍巍而鳴鳳兮噭穆穆其育麟山有桂而可援兮灔
有蘭而可紉心惝恍而疑惑兮恐厥語之非眞洵余身
所罕覩兮豈古人之妄云私彷徨而獨吟兮諒寂莫而
誰伍乏霧雨之足潛兮無羽翰而難舉志輾轉其無方
兮抗遐思於千古尹耕莘而待聘兮望懷韜而釣蟠溪
食牛而遘繆兮戚叩角而邀桓冀風雲之或會兮寧草
澤之久安衛霍顯而見長兮建高勳於塞北超懼奮而

出奇兮耀英聲於西域當其困於尼窮兮固時人之靡
測慕朱游之介節兮希佐治之堅操憲斷鞅以迴駕兮
宣彊項而曷撓耿壯懷之激發兮匪抗直以鳴高賈指
畫而陳書兮策治道之闊深馬瑰麗而撲藻兮播子虛
而奏上林雖華實之各殊兮均震盪於古今却壇席於
魯陽兮思樊英之高蹈振鸞鳳於蘇凹兮企孫登之長
嘯藐軒冕於塗泥兮引浮雲而寄傲朱家豪於漢初兮
脫季布於東魯劇孟橫於雒陽兮判成敗於吳楚豔游
俠而拔劍兮時酒酣而擊柱強販脂之辱處兮雍伯因
之而素封鄙馬醫之淺方兮張里因之而擊鐘果居積

之可富兮雖貨殖其願從郅氏侈其鼎食兮緣酒削之
薄技濁氏翩其連騎兮賴胃脯之賤藝愧習巧之多艱
兮焉百工之敢避志虛懸而奚薄兮恆欲辨而無因攀
前哲之矩步兮足將進而遠巡徒沉吟而憔悴兮弊無
益之精神身雖托於海隅兮心已超乎塵外結遠夢於
中宵兮紛總總其來會風蕭蕭而乍起兮水浩浩而生
波挾五陵之豪士兮醉擊筑而長歌雜屠沽而竝坐兮
增逸興之嵯峨歎放筆而萬言兮叩九闔而獻策擢高
第於大廷兮立朝端而規畫擬拾遺而補闕兮批龍鱗
而力爭詎天威而莫礪兮感恩重而身輕秉斧鉞而專

征兮挺不世之奇略標銅柱於炎荒兮勒燕然於大漠告成功而飲至兮裂茅土而酬勳闢南宮而顯象兮開東閣而延賓歸舊山而退休兮課農桑於林下奉漸瀾於晨昏兮樂優游於田野雞喔咿而遙唱兮覺枕上之匆匆巢蚊睫而快意兮據蠅角而稱雄唳九臯之鳴鶴兮呌四壁之寒蟲訝渺茫於俄頃兮已遞聞乎窮通山鬼化爲羽客兮昧爽款余之敝廬聳悅時之高弁兮曳諧俗之長裾欣然告之以所夢兮語琅琅其責余曰苟有志於顯榮兮蓋媿娶之爲急突梯脂韋以詭隨兮廬喬野所難習喜委曲而逢迎兮患拘牽而膠執桃李柔

媚而蒙溉兮松柏孤直而爲薪敦治塗澤而專罷兮閭
娵樸素而見嗔以茲論爲不信兮盍援古昔以指陳范
蔡游說而輝光兮孟荀守道而偃蹇馮尉皓髮而爲郎
兮高安弱冠而膺冕何升降之相岐兮幸因機而善轉
長孺持正而外出兮平津釣譽而取容喬固鯁介而去
位兮廣戒遷懦而作公信所由之殊輒兮致禍福之不
同或懸絕其得失兮或迥異其榮枯或變亂其邪正兮
或顛倒乎賢愚尚其知所趨避兮奚獨抱此區區敬避
席而謝客兮辱君子之良誨幼而狎於鶡雛兮雄鳩非
余之所愛明知荃蕙之不如艾蕭兮不忍舍余之常佩

迨山鬼之旣去兮閟中情而莫宣疑姱修不足以深恃兮志瞀亂而紛然就占人而齊邀兮叩巫更而筮焉將古訓之是究兮願紛華之悉捐懼岐塗之錯出兮疇趨向之能專果孰從而孰違兮果孰正而孰偏斲神明之預告兮假靈蓍而默傳道卑弱以自持兮抱清虛而爲守老寄旨於五千兮莊寓言之十九彼培仁而擊義兮非鯀生之所友陰陽拘牽於禁忌兮厥原出於羲和假容成以相炳兮托黃帝以互夸彼舍人而事鬼兮畏識者之譏訶法信賞之必行兮輔禮教之不逮申商變本而加厲兮成天資之殘害彼任刑而致治兮動仁人之

深嘅名剖判於異同兮核禮文而責實絕鄧析之佚編
兮鑑孫龍之遺術彼鉤鉞而析亂兮徇譽者之流失墨
本出於清廟兮翟貴儉以爲宗廟兼愛而右鬼兮闢非
命而上同彼摩頂而放踵兮孟氏闢之而遂窮從橫簡
練而揣摩兮務權變而尚機巧儀秦騁說於七王兮勝
負倏分於秦趙彼棄信而詐譖兮爲吾徒所羞道雜兼
儒墨而合名法兮見王治之無不貫文信流譽於嬴秦
兮淮南發聲於炎漢彼漫羨而靡所歸兮誠學人之通
患農艱難於稼穡兮首入政以宜民神農作耒而爲君
兮后稷播穀而爲臣彼竝耕而諱序兮允閭閻之小人

祝旣畢而凝神兮就余位於門外羣執事之具陳兮肅衣冠而敬待巫更布席於闌西兮抽上轍而受辭卽席坐而書卦兮還東面而占之筮遇泰之初九兮拔茅茹以橐征上坤順而應乾兮三陽同志而吉亨象旣告余以攸往兮輒諫曰而遄行斲若木以爲車兮此頑虬以爲馬桂旗連蟠於其右兮霓旌繽紛乎其左爭萬里於片時兮虞鯤鵬之先我登泰岱而振衣兮躡日觀之崔嵬探金緘而窺玉冊兮俯封禪之層臺七十二君之已邁兮吁三古其邈哉懷秦皇之鉅製兮想漢武之雄才指衡嶽而南嬉兮躋祝融於天際鎮妖怪於火維兮伊

神柄之專寄披丹質之綠文兮摹禹碑之奇字呼湘妃
使出歌兮奏碧空之鸞吹馭天風而升太華兮捫箭栝
而摘明星持巨靈之遺掌兮竦高峯之削成開嶽遣之
十丈兮彙西極之金精叔卿排雲而長揖兮毛女抗手
而遠迎適曲陽而北觀兮跨恆山之片石阻燕代而爲
關兮藏寶符於在昔慨虞舜之時巡兮畱姒王之舊跡
左碣石而右居庸兮擁太行而爲天下脊攬余轡於崧
高兮任逍遙於中土昔降神於有周兮詠生申而及甫
沉寥靜而秋高兮驚月明之砧杵蹈石室與金堂兮訪
真靈之棲處瞬息五嶽而已徧兮吾將利涉乎大川冰

夷效靈而鼓楫兮天吳揚鬪而負船風搏擊而破浪兮
曾何有乎溯沿遵桐柏而泛淮兮信胎簪其始達由豫
徐而之揚兮度三洲之飄忽命庚辰以縛支祁兮駭神
功之超越嗟垂釣而封齊兮弔假王之勲閼豈蠻珠而
見遺兮吐奇光於空闊覓真源於清濟兮截河水而伏
流溢爲滌而成澤兮又東出於陶邱發王屋而會汶兮
界封畛於兗州沈初名而澗旁出兮溉萬頃之平疇惟
其小而能自達於海兮故爵秩視乎諸侯導長江於西
戎兮昉濫觴於岷蜀出巫峽而奔騰兮波濤幾撼乎坤
軸詫奇鷁之九頭兮矜異鼈之三足鼈鼈宅之而作家

兮蛟龍據之而成族欽巨量之淵涵兮孕羣生而卵育
河渾灝於崑崙兮瞰龍門之砰湃觸底柱而欲迴兮挂
呂梁而爭隘誕則視之而若絲兮盟則期之而如帶流
天苞而出圖兮決銀潢而分派慶九曲之安瀾兮兆嘉
祥於盛代厯壯游而未滿吾志兮睞然高望於雲間洪
崖持節而相召兮告我以海上之三山青童含笑而凝
睇兮素娥夾侍而垂鬟練紺霞以爲骨兮琢白玉以爲
顏聞瑤笙之隱隱兮響雜佩之珊瑚虎鼓瑟而旁列兮
龍負弩而前驅眇齊州於聚米兮小滄海於一盂盼息
肩於元圃兮期稅駕乎方壘粲樓臺之隱見兮耀金碧

於虛無喟羣仙之出沒兮隔弱水而招呼控青鸞而奮
往兮鞭黃鶴而疾趨觀王母而慮遲兮挹浮邱而恐不
及值雲氣之偶開兮忽下覩乎魯之邑聆金石之鏗鏘
兮式雲輶而佇立瞻鳬繹之巖巖兮臨洙泗之湯湯羌
弭節而審顧兮悅壇杏之芬芳停余驂而不進兮更中
路而迴翔重曰蹠步千里獲所依兮經涂九軌毋外馳
兮服習仁義心自得兮布帛菽粟味無極兮聖賢之道
在六經兮彪炳天壤如日星兮進而不已山可就兮鑽
而不舍石可鏤兮守吾此志莫或懈兮道雖云遠會當
至兮

鄉射賦以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爲韻

惟州長之習民擇春秋之嘉日苟審固之能嫺自興賢
之可必主在阼而彬彬賓當牖而秩秩大夫方入舉旅
之典未行司正乃升一獻之儀已畢縣中間奏合之者
三笙堂上工歌和之者二瑟於是三耦旣比射禮作焉
司射誘射司馬繩愆下射居上射之右上射在下射之
先其升也惟在豫則鈞於楹內其降也與升射者交於
階前侯始繫綱將射之節文如是獲寧釋算初射之制
度則然爾乃設幅取矢竝洗當榮繼比眾耦再射遂行
主人耦賓尊賢信其有等大夫耦士君子所以無爭射

者之進退允齊當物及物獲者之宮商悉協舉旌偃旌
既佽既調體直而各思其鵠不貫不釋心平而弗失其
正至於既卒射較短長中西數獲次第安詳司射去朴
而視算司馬袒決而升堂二算爲純因左右而分勝負
十純則縮用奇耦而判陰陽其禮不主飲酒故謂之射
其禮殺於大射故謂之鄉當是時也勝者舉趾靡矜負
者反躬宜審欽實禪之雍雍覩奉豐而凜凜襲而加弛
似膺胥士之皝袒而執張如奪宮袍之錦大夫飲於階
上緣其位之已尊賓主授於席前所以優之獨甚大夫
不勝其耦不升其耦不勝升堂特飲若夫屆三射而彌

文居一篇之最後典稱樂正攸司職在大師所守五終
祇奏夫騶虞九節詎煩乎廩首禮容樂節奚須命中爲
能折矩周規但以循聲是右和容共尚其餘皆率初儀
退遜自甘厥志惟祈斯酒迨乎射禮竟酬禮施以下爲
上由尊及卑酬則有差受者辯矣爵行無算樂亦繼之
說屢乃羞禮之成也不紊送賓再拜事之卒也咸宜於
五禮爲嘉研經師之訓詁居六藝之一肄學士之威儀
我

國家偃武桃林修文

楓陛薄海同春斯民一體慶多士之雍容仰一人之豈

弟主皮輿舞比闔共協夫烝烝襄尺井儀庠序竝臻夫
濟濟敬五常而敷敎直躋虞舜命官本三物以作人遠
邁姬公制禮

校禮堂文集卷二

受業宣城陳紀綱甫校

校禮堂文集卷三

欽凌廷堪次仲撰

賦三

魏文帝賦詩臺賦并序

城子山在儀徵縣北六里庚子之秋同邑人趙參往遊焉登覽竟日山嵐侵肌坐憩少時江練凝目參指竹樹蒙密處諗予曰此間卽魏文帝賦詩臺也盍一觀之乃披灌莽穿邃林見土阜數尺枕於山坳澗水齧基深成窟穴有野獸二眠息於中聞人聲驚逸叢薄磔磔飢鴉悲鳴迴風蕭蕭敗葉雨墮無碑碣題記可證唯瓦礫縱

橫而已歸檢縣志果如參言案魏志文帝紀黃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裴少期注引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所謂觀兵臨江水江水何湯湯者是也胡身之謂其處不可考近顧景范以爲在揚州府城東北是魏文觀兵賦詩但至廣陵無緣得在斯地然而方輿之書樂史以還精審蓋鮮祝穆而降附會益多矧茲邑乘庸足辨乎乃援毫以賦之曰

有楚游客子者翹翔乎揚子之津徘徊乎迎鑾之浦覽山色而遲回望江光而延佇維淮南之要衝寶控引於茲土當京口之上游作建康之門戶旣度勢而興懷遂

撫今而思古爰見高臺零落江湄遺址之漠漠悵荒
草之離離慨焉以思悄焉以悲乃召三老揖而問之斯
臺之構昉於何時三老斂衽前席致辭不知何王耀兵
於茲賦詩而還臺寶始基居人相傳者如此而無時代
之可稽客子喟然而歎曰悲夫此蓋魏文帝之賦詩臺
也胡爲乎寂莫而至於斯往者炎精既衰蛇見鹿走羣
雄擁戈割裂九有黃星燭天太阿在手翦尙幹於河朔
蹙邊韓於關右奮雄才而夷難若疾風之摧朽當其廟
荆襄窺江潭豚犬愚鬼蜮貪鯨吞天而岌岌虎負嵎而
眈眈眇吳越之蕞爾若机肉之可探迨大衄於赤壁始

鼎足而成三洵天命之有在豈無意於東南矧夫子桓
嗣業翩翩文士紹乃霸圖遂殄漢祀建羽葆於廣陵驅
樓船於江涘脅彼藩方責其侍子登平乘而賦詩杭長
江於一葦後有好事建臺於此圖經遂據之而書地志
亦因之而紀紫髯有知得母莞爾泊乎阿童銜刀元沖
進兵青蓋入洛降旛豎城嗟鳳皇之虛集怨天璽之不
靈以彼黃屋左纛割據自雄築濡湏之塢營武昌之宮
猶且鐵鎖鎔于江上鬼目生于苑中况乎斯臺數仞之
崇寧不隨浮雲而竝逝逐駭浪而俱空噫嘻悲哉則見
夫涼飈北來白日西匿鼠雀穴其顚狐兔眠其側緬通

天於咸京懷陵霄於雒陌擬銅爵而不侔較冰井而無
色棖桷毀兮餘蓬蒿金碧銷兮但瓦礫殘階有徑苔蘚
沒斷碑無字風雨蝕任才士與行人罔不過之而太息
或駐馬而憑眺或搦管而吟哦望平原而極目見江水
之增波對此茫茫輒喚奈何於是研芳抒藻而爲弔古
之歌歌曰有魏守邊兮置四征征南征東兮禦吳兵胡
爲此臺兮以詩名萬乘南下兮功不成三分已定兮空
戰爭孫曹既往兮世屢更騁望千里兮愁人情

登鄴城賦

著雍涒灘之歲六月哉生明余發自大梁將有京師之行車馬旣戒道出鄴城漳水東流浩浩有聲廢址尙在頽垣已平邑乘昧其處居人忘其名慨焉歎息者久之於是解轡息驂褰裳而上披荆豁榛憑高四望古色蒼然山川環向太行爲之西擁滑臺爲之東障後倚襄國之險前臨大河之壯孰據之而稱霸孰撫之而幾王若乃本初任俠東京世臣睥睨漢鼎以力假仁驅策并代之士號名幽薊之民氣吞僭盜志靖烽塵野戰若雷電攻城疑鬼神智勇旣竭卒困於人洎夫當塗應識魏基

方固黃符熾昌赤靈震懼蜀棲山而守險吳臨江而設
戍銅臺之妙伎徵歌華屋之詞人作賦盛業未衰雄圖
如故總帳宵陳傷心陵墓又若季龍巨狡窮侈極猜璇
室朝啓瓊樓夜開燎光奪月香屑成埃指揮則海水皆
立叱咤則江流欲迴妄冀無窮之業可憐有盡之財一
朝石獸徒坐待步搖來爾其慕容膺籲握璽自雄承人
乏而爲帝因世亂而興戎父子兄弟如虎如熊洛陽著
開疆之績枋頭成克敵之功遺愛旣逝王氣遂終惜哉
雙燕竟入紫宮至於高王奮戈中原瓦裂六鎮傾心三
軍飲血邙山捷而宇文走韓陵勝而爾朱滅敕勒之歌

既殘殺遯之飛已決曉日照兮桃枝繁秋風起兮槲樹
折歎乞食於華林聽琵琶而幽咽是以興來情往弔古
悲今數羣雄而搔首感千載而驚心托微波而不語對
遠岫而長吟雲茫茫以將夕景翳翳其未沉雖鼬窺穴
鳴鳩嘯林遺飄新雨蝕折戟古苔侵吁嗟乎平沙則昔
是騷壇紺宇則今爲茂草文章盛於建安土木繁於天
保訪遺蹤於斷碑徵軼事於故老摩孤劍而徘徊就陳
編而搜討畸人固別具性情遠客本自舒懷抱揮余策
而擣辭命僕夫而就道

後大鵬遇希有鳥賦并序

乾隆四十九年再晤阮伯元於揚州賦此贈之

昔李太白之見司馬子微也感奇傑之罕覲遂作賦於開元譬希有之遐舉遇大鵬而高騫本東方之瑋說敵南華之寓言氣熊奮而虎躍骨螭翥而蚪軒爾其事往千載遙遙如待歲月屢更精神猶在戢其英姿弢其異采辭仙圃而集儒林棄文河而騰學海原夫希有鳥者秉秀奎壁實生牛斗左能覆東王公右能覆西王母視八荒爲庭除指五嶽爲部婁立彼崑崙自求其友乃有南風起於天池鯤化爲鵬培風而嬉扇屏翳而搏擊挾

豐隆而驅馳鯨鯢蟄伏而不敢出鼉鼈震駭而不敢窺
顧見希有旣驚且疑曰此何鳥也賦形之大與吾等夷
且夫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兩美必合間世斯遇抗聲招
之欣然來赴於是二鳥視笑莫逆於心將翔將翔俯仰
古今有疑則剖析有過則規箴如阿膠之投漆如慈石
之引鍼情以同而始治志以共而益深天則蒼昊旻上
地則東西南朔所至悉瑰奇所游咸卓犖但望影而互
憐不競雄而相角環蓬晉使而成雙璧遭魯君而爲穀
非馬可以喻馬之精非魚可以知魚之樂息六月而小
鶴離圓萬里而卑鸞鷟其有時而上下也若金水二緯

附羲和而疾遲其有時而遠近也若羅浮兩山借風雨
爲合離其接翅而飛也若五雲之麗於舜墀其和聲而
鳴也若九磬之奏於后夔甘露醴泉以待其飲竹實琅
玕以待其食扶桑若木以待其棲元圃赤城以待其息
日中之金烏可媲其輝光星躔之朱鳥可方其顏色雕
闔風之蒼玉以爲其瓜距萃蓬萊之紺珠以爲其羽翼
沐日浴月以爲其文章抱陰負陽以爲其道德進必以
禮法靈鳥爲依歸止必以時作凡禽之矜式夫鸞見則
天下安鳳儀則天下寧茲二鳥者雖有鸞鳳之寶尚無
鸞鳳之名掩六合而橫被摩九霄而上征望天路之坦

蕩擬竝朝乎玉京下視葭葦之鷓鴣固猥瑣不足擗卽蘭苕之翡翠亦巨海之浮萍昔義山之賦蟲也魯望爲後蟲賦以廣之魯望之賦杞菊也子瞻爲後杞菊賦以張之是皆有意發逸響無窮出清新將照映於來世匪因襲平古人爰摛筆而賦此步數子之後塵未審太白子微見之以爲效西子之聲邪抑致歎於積薪邪

鳴蜩賦 并序

山齋五月綠陰當戶鳴蜩嚙嚙其聲動人感其自拔於糞壤之中高舉於穆清之表又能餐風飲露不以嗜欲累其心也於是不揣謬陋伸紙賦之其辭曰

齊王命駕游於稷下騶忌子御淳于髡爲右有聲泠然來於申池竹木之藪嘈嘈騷騷如絲之叩琤琤鏗鏗如竹之奏齊王曰嘻伊何聲也試爲不穀究之淳于髡對曰是則所謂鳴蜩也齊王曰鳴蜩何如對曰糞土所積爰生螬螬螬爲腹蜻腹蜻爲鳴蜩屏遺蛻於滓穢振輕軀於林皋以埃塈之蠕蠢逐雲霄之羽毛譬如拔闥

闢而闔闔脫泥塗而軒冕品以上而益清聲以高而愈遠蛣則九轉之丸蠶則八功之繭蜓蚌螭蛻蟬蛷蛣
由此其選也爾其夕陽初墜涼颸乍起郭遠負山樓高抱水古驛則一程兩程垂楊則十里五里馬蹀躞於路隅棹容與於江涘若乃長晝隱几濃陰覆階客子有佳興居人有好懷引濁醪而共酌倚茂樹以自怡咽繁響而方寂曳殘聲而復來既不似鼃鼃之聒耳而喧也又不似螢螢令人抑塞而不歡也豈非庶生之可貴而微物之所難哉且夫鼠之化鴟禽獸之遞轉也雉之化蜃羽介之互嬗也腐草之化螢朽瓜之化魚無情有情之

相變也未聞出羣不易乎羣而秀頑之有分出類不離乎類而升沉之有異其食惟風同冥冥之太空其飲惟露同皎皎之太素不攖於俗自潔其身以視夫嶰嶰之害稼蠅蚋之噖人晨蟻與蠭附夜蛾與火親鳥可同年而共語相提而竝論哉騶忌子曰善哉言乎乃援琴而歌之歌曰風詩所詠詳其聲兮爾雅所記辨其名兮未若斯論得其情兮蜩乎蜩乎吾其從女游乎歌旣闋齊王大說歸燕二子於柏寢命齊女合樂賜以附蟬之冠

白璧十穀

野茉莉花賦

若夫荒圃間曠疏花亂開當門夾徑依草蔭苔既裏露而宛轉復向風而徘徊根雖托於淺土色不染乎纖埃屆時知發無籍栽培於是就石罅而叢生傍牆陰而成列雜蕪蔓而不羞蘊芳馨而長潔盼之子兮未來遺所思兮誰折女不以荆釵損容士不以繻袍屈節抱樸養恬葆真守拙是花也斂必以晨開必以晚較木槿而或殊與合昏而相反爾其晡時新浴藤牀茗盃微颺乍來涼生香滿又若暮炊方熟荷粗人返餉婦插鬢行歌緩緩是以江東謂之洗澡淮南呼爲晚飯至于剝彼薜荔

彷彿朱鉛是曰粉花美人所憐如探老蚌旣匀且圓是
曰珠花宜綴翠鉗聊揣摩其近似遂嘉名之屢膺蓋墜
璣之所未載亦嵇含之所未登嗤折衷之無定詎簡冊
之有徵若夫擬諸茉莉略罄形容齊楚燕趙稱謂多同
曰野者取其意之蕭遠曰紫者取其色之鮮穠觀其絢
以黃綠間以白紅非一紫之能概洵野趣之可風爰有
幽人澹焉而至采彼羣言別其同異侍兒小名之錄才
士登科之記許氏月旦之評劉君人物之志後有辭家
於焉徵事或是或非寧嫌位置况夫微物無爭應候數
榮有香有色乃其性成毀之不損譽之不驚但扶疏而

自得初何羨乎盡聲彼夫梅有蠟梅菊有藍菊貌雖類而實非乃依草而附木應馬應牛奚榮奚辱豈必襲間色之稱而避喬野之目哉

晚霞賦并序

昔謝希逸之賦月也應劉旣逝猶有仲宣庾子山之賦
枯樹也東陽出守尚逢元子皆假托古人以暢其旨設
爲往復以騁其才是亦長卿之亡是子虛平子之憑虛
非有也豈可指其疏舛以爲詬病或者遂謂文人之瑰
辭但以藻麗爲工不以考證爲主與博洽之儒章句之
士兩不相謀此又不然也夫立言之體有常爲文之塗
不一紀載則雅應典核辭賦則無嫌恢詭譬之豕薇羊
苦各有所宜夏葛冬裘反之均失故虛爲主客之作歲
月若與史間相符則何異於張霸之僞撰尚書王肅之

私定家譜凡所以故爲紕繆者蓋明其非事實也是以宣尼而友柳下不害莊生之寓言子產而臣鄭昭終乖史遷之傳信彼誤蹲鴟爲羊認彭蜞作蟹者殆未可援此以自謝矣乾隆己亥羈旅真州索居無俚偶師希逸予山遺意爲晚霞之賦借江淹沈約綴構成篇蓋以昭明冠時二子皆前卒故也其辭曰

天監十有四年三月季春太子旣冠因監撫餘閒徵學士召辭臣開燕於元圃之館泛舟於後池之濱旅酬旣作邊豆雜陳顧見晚霞舒卷高雲思賦其狀爰命休文休文對曰臣職忝紀載才謝穠纖體物瀏亮不如江淹

太子乃進淹而詔之曰抱景懷響抽秘逞妍當仁不讓
女其賦焉臣淹受命運以精思當筵授簡大放厥辭臣
聞霞之爲物也乾坤造端陰陽孕質其體則雲其精則
日耀西極之餘輝秉南方之正色天女翦之而爲衣仙
人鍊之而成食赤城高起於斗牛丹氣遠舒於梁益其
爲類也或紫若玫瑰或青若琅玕或蒼若翠羽或碧若
木難旣稱名之各異復變態之多端蓋語之而未信亦
觀之而孔艱惟茲霞之可貴厥以赤爲大觀若乃江光
淨天宇空帶碧落縈蒼穹遙村乍漾疏樹半籠鍾人遙
技績事失功頽虬守金闕朱鳳翼璇宮川有淚而皆紺

山無峯而不紅至夫旣縱復橫將聯忽斷乍見孤飛旋
驚四散馬腦競鮮鶴頭爭煥恍挹露之桃林訝經霜之
楓岸弭形節於闔闔曳頻綃於河漢天孫織兮藻火裳
美人贈兮錦繡段爾其長虹亘霄微波蹙鱗照爛兮若
黼黻之襲天紳素月東吐潔無纖塵晶瑩兮若珊瑚之
捧玉輪斯時也君王乃擊蘭漿棹桂舟祛黼帷鏡清流
暮潮未長涼雨已收處妃陵波神女出游擁采旄而迴
睇解絳佩以相投動朱唇以徐言暈丹頰而含羞托良
媒而不前抱明珠而夷猶則有金閨之彥石渠之英侍
青宮之暇日娛鶴禁之閒情仰天章之絢采窺天藻之

光明雖冥心竭其意極口發其聲而天工不能代天巧
不能形少焉煙羃羃而霏霏風徐徐以嫋嫋纏神光之
合離類文心之夭矯映極浦之歸人度長空之高鳥思
遠道兮透遲盼佳期兮縹渺望之而恍若可通卽之則
忽焉已杳安能脫屣於塵埃之中而振衣於高霞之表
賦既成矣太子賞之休文降席再拜稽首而獻明霞之
詩詩曰明霞初起當晚晴兮散而成綺薄且輕兮千縷
萬縷誰經營兮大塊耀彩五色呈兮霞外有人吹玉笙
兮遺世獨立抗手迎兮願化卿雲覆八紜兮千秋萬歲
樂太平兮太子曰美矣茂矣多爲富矣允宜竝列辭林

咸登文園載諸選中以垂於後

校禮堂文集卷三

受業婺源戴揚輝爾勤校

校禮堂文集卷四

歙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一

復禮上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

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

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辭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筭次幘擎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觀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卯也非築氏之鎔鑄不能爲削焉非梟氏之模範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轂焉非輶人之繩墨不能爲轍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削爲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爲轂爲轍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妙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

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于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于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于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贊以至于既見還贊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固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

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五月
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
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
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
脰獻眾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
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
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

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
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
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
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
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
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之過以從祖
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
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
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

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

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又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脩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脩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脩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

校禮堂文集

卷四

編著一

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極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妙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案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

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妙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妙之一境也復從而闡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

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妙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
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
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
體而微其間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
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
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托
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

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

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辨學

弟子問於博士曰夫飾知驚愚者古人之所嗤違道干
譽者君子之所棄故德修於己不放論以鳴高道積於
躬不矯情以立異矧夫法壽陵之步以爲高適足羞也
竊東家之曠以爲異適足累也今天下爭言學矣易以
輔嗣爲異端書以古文爲贗作毛詩以淫奔爲非左氏
以杜注爲鑿此唱彼和一唯百諾至於考其居稽核其
聞見則彖象繫辭所云典謨誓告之文閱之未能徧也
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讀之未終卷也甚且憶
說文數字挾許氏一冊輕詆先儒妄改古籍忽公穀之

易屏之而不視焉畏禮經之難束之而不觀焉豈其言之果可從歟抑浮薄不足效也願先生教之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間也今夫天地之氣一廢一興一盛一衰學術之變遷亦若斯而已矣故當其將盛也一二豪傑振而興之千百庸眾忿而爭之及其既衰也千百庸眾坐而廢之一二豪傑守而待之故肆力於未盛之前則爲矯枉之術攘臂於既興之後遂爲末流之失子徒惜壽陵之失其故不知固無傷於邯鄲之步也徒詫醜女之驚其鄰不知固無害於西子之眞也昔者漢氏諸儒專已守殘十四博士立於學官同源別派互相

譏彈非所師承則必毀殊所授受則必刊於是鄭康成
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籬抉其門戶鬱而未明者爲之探
索伏而未發者爲之訓詁故其論撰諸家皆西京儒者
所未取也自是而下遞相闡揚釋不厭冗疏不厭詳綿
綿延延以至於有唐當是時也唯傳注之是遵莫章句
之敢違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後濂洛關閩諸君
竝起而救之蓋以矯株守之陋也迨其後則不爾矣其
爲說易入其爲敎易成以篤學爲鄙俗以空談爲粹精
趨新義者謂之奇士守舊訓者謂之腐生天之所覆憮
日之所出入紛紛焉籍籍焉萬口而同聲數百年來不

復知漢唐之淵源不能舉孔賈之名號士有不講理氣
心性之學則采紛者倣之於此而欲踵其故跡襲其緒
言譬猶水沸於壑火燎於原捧雪塞之益其漲負薪撲
之增其燔豈不誤哉且夫積重難返者依古之大懼也
貴遠賤近者天下所深惡也寒極則必暑暘極則必雨
剛極則必柔發極則必收故易不獨掊擊輔嗣也將苟
虞之是宗焉書不獨指摘古文也將馬鄭之是從焉毛
詩不獨闢淫奔也將以箋傳爲趨向焉左氏不獨排杜
注也將以賈服爲依傍焉其視唐以還固無足重輕矣
且欲軼魏晉而上之若夫斤斤於聲音文字者蓋閔小

學之不行而六書之久昧也遲遲於二傳三禮者蓋知異說之未清而古義之尚在也其又何怪乎且吾聞之氣之所開勢不能禁庸眾以從俗爲良圖豪傑以復古爲已任何吾子訾之太甚也弟子曰敬聞命矣然則今之學者萬全而無病乎博士曰惡是何言歟夫僞士不可以亂眞儒也猶之魚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虛聲不可以紊實學也猶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璞也世固有無得於己無解於心東擣西擣是古非今而自附於著作之林者矣亦有剽竊陳言譖張爲幻竄易聖經肆無忌憚而自命爲宏通之彥者矣子前所疑者憤俗之激辭乃

并其不當疑者而亦疑之今所信者衛道之正論乃并其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若所云則是因黃鐘而貴瓦缶因嘉禾而重稂莠豈理之所有也哉且吾不云乎未盛而扶之豪傑矯枉之術也既興而趨之庸眾末流之失也是故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謂之抱遺守闕爲所爲於眾人共爲之時則謂之雷同勦說彼拾人餘唾而甘之者特猩猩之效人言耳烏足與守先待後之儒竝論列乎若乃東方朔客難之製楊子雲解嘲之爲班孟堅賓戲之理崔亭伯達旨之辭蔡中郎托興於釋誨卻令先寄情於釋譏張平子追蹤於應問夏侯湛繼

武於抵疑僕誠無數君之感激聊因子問而伸己之所知

觀義

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觀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
諸侯北面而觀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
朝凡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
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觀
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受贊
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觀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受

摯受享皆于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卽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櫛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寶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送玉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內袒于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

以朝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
也內袒入門而布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
會殷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
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
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
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
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王者禮天地四方也覲受之于
廟會同受之于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旂侯伯建
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

立也拜自於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邱陵於西
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於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
四瀆於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燎山邱陵并奉乎
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
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于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
葬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
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
也先主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

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
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鄣勒淺幘
緝革金厄言旣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鸞會
同有繹言會同之禮也

校禮堂文集卷四

受業歙縣程洪溥麗仲校

校禮堂文集卷五

欽凌廷堪次仲撰

雜著二

讀顧命

天子卽位之禮儀禮無此篇其不傳也久矣惟尚書顧命尚存其制必是周公所制之禮康王循之而行耳蓋康王之時全禮具存未必如今之十七篇後人據顧命以補禮經之闕可也蘇氏不之省反引左傳叔向之言以疑之見昭公十年傳謂是召公之誤周公若在當不至此何其慎也夫侯國所行之典不可以繩天子東遷以後之

事不可以律周初此固無俟辨者獨不思國卹是如何
鉅典卽位是如何大事豈有周公制禮漫不及之而待
名公臨時卒辦乎蓋古人之禮以繼世爲最重士冠禮
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此適子冠于
阼者則然是母拜其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
曰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爲長
子三年不繼祖也是父爲長子之服如子服其父也特
牲饋食禮祭畢嗣子墓主人再拜嗣子將爲後者主人
其父也是父拜其子也蓋有國有家者宗廟世守所繫
甚大故聖人制禮於冠及喪祭特隆其文以別之非常

禮可比也况天子卽位受顧命乎不可以晉侯旣葬未
說衰絰不見賓例之也朱子亦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
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
也明乎此則世之迴護顧命或以爲有闕文或以爲在
東都者皆可以不必矣

讀孟子

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後之推步家皆以星辰爲卽晝夜一周之天若然則孟子何故于星辰之上又云天之高也爲此重複之文乎蓋天者卽西人所謂宗動天也星辰者卽西人所謂恆星天也恆星天之上更有晝夜一周之天西人謂之宗動天此天以南北極爲樞以赤道爲中圍挈七政并恆星而左旋恆星亦如七政在本天上循黃道而右旋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使恆星卽晝夜一周之天則冬至千古如一無歲差矣秦火之後古法

不傳世儒遂誤謂恆星天卽晝夜一周之天及晉以來
屢測中星不同又誤謂日道內轉而縮天度平運而舒
皆揣度之辭未能真知其所以然也自西人入中國始
以宗動天發明歲差之故學其學者以爲得未曾有不
知古人蓋先知之矣使古人祇知恆星爲天則星者恆
星也辰者卽恆星所分十二次也孟子著書但云星辰
其義已足今旣岐天與星辰而二之則其必知星辰之
上別有一天也明矣蓋孟子此言爲歲差而發非徒日
至也夫日至者起算之端卽每年歲實之一周雖小餘
有強弱之殊卑行有前後之異而皆與星辰無涉况歲

實若定則平冬至固年年不變何難坐致之有所難知者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耳欲求日至歲歲與星辰不同之故非以宗動天與恆星天相較則無以得其端倪故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後之儒者惟鑿空談理而已故驟聞西說或以爲創獲而驚之或以爲異學而排之愚以爲皆非也西人之說徵之虞書周髀而悉合古聖人固已深知之非吾所未有由說之者不得其意耳則驚其爲創者過也西人之說既合於古聖人自當兼收並采以輔吾之所未逮不可陰用其學而陽斥之則排其爲異者亦過也

古書雖不盡傳就其存者而推之虞書周髀而外孟子數言尤其明而易見者也歲差之故孟子旣已知之而言之矣而謂宗動天之說始於西人豈篤論哉

讀宋史

宋史成於元末其時道學方盛所謂君子小人者皆朋黨之說爲之也試以汴宋而論嘉祐以前以黨呂文靖者爲小人以黨范文正者爲君子治平以後以黨熙寧者爲小人以黨元祐者爲君子此東都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黨范文正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高文莊若訥夏英公竦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元祐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李邦直清臣楊子安畏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慶厯朋黨易於平反者以呂許公晚節涵容異已有以全之也至

於紹聖之禍綿綿不已宋乃半入於金以報復隙深終無平反之日故也再以杭宋而論隆興以前以攻和議者爲君子以黨和議者爲小人慶元以後以黨道學者爲君子以攻道學者爲小人此南渡君子小人之大較也夫攻和議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愍節倫史文惠浩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黨道學者卽不敢置議矣而當時所深詆者如王文定淮林簡肅栗諸人平心觀之果皆小人乎紹興和議難於平反者以秦申王晚節誅鋤異已有以激之也至於道學之焰隆隆不已宋竟全入於元以心性勢重永無平反之

曰故也總兩宋之事而論熙寧以前朋黨尚輕元祐以來朋黨日重至南渡以後竟成水火仇讐有不可解之勢而國遂以亡皆歐陽公朋黨一論不肯持平有以啓之也學者不能無遺憾焉嗟乎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之言而東都旋亡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之言而南渡僅存有識之士苟不爲朋黨私意橫據於先則得失自見二事尤兩宋存亡所係故特取而論之則其他君子小人之說可以類推矣後之秉筆者但能心無偏倚據事直書不以一時之朋黨議論淆之則百世之下或有平反之日乎

拜周公言

非禹治水則後世將無人非周公制禮則後世將無人倫昔唐李翹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視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作拜禹言今廷堪謁周公廟入門右北面再拜稽首于堂下弗敢升階中庭奠摯退出于廟門外立接西塾作拜周公言曰惟生人之有性兮受之於天非公之制禮兮孰知其原至矣至矣

述琴

琴之一弦爲黃鐘二弦爲夾鐘三弦爲仲呂四弦爲夷則五弦爲無射六弦七弦則一二之清聲也一弦爲宮謂之黃鐘之均卽慢角調也二弦爲宮謂之夾鐘之均卽清商調也三弦爲宮謂之仲呂之均卽宮調也四弦爲宮謂之夷則之均卽慢宮調也五弦爲宮謂之無射之均卽蕤賓調也非一弦定爲徵也唯仲呂之均一弦始爲徵爾律呂正義一弦爲徵專指正宮一調而言非三弦十一徽應五弦之散聲也乃宮弦十一徽應小間之散聲爾蓋琴無變宮變徵二弦其商弦與徵弦角弦與羽弦徵弦與宮弦

其中皆有二變是名爲隔一弦實隔二弦也故案十徽
卽應小間之散聲唯宮弦與角弦則真隔一弦故案十
一徽始應小間散聲也此其故宋姜氏夔言之詳矣其
七弦琴圖說曰慢角調於大弦十一徽應三弦散聲慢
角調大弦爲宮故大弦下一徽也大弦爲宮則四弦爲
徵矣又曰清商調於二弦十一徽應四弦散聲清商調
二弦爲宮故二弦下一徽也二弦爲宮則五弦爲徵矣
又曰宮調於三弦十一徽應五弦散聲宮調三弦爲宮
故三弦下一徽也三弦爲宮則一弦爲徵矣又曰慢宮
調於四弦十一徽應六弦散聲慢宮調四弦爲宮故四

一弦下一徽也四弦爲宮則二弦爲徵矣又曰蕤賓調於五弦十一徽應七弦散聲蕤賓調五弦爲宮故五弦下二徽也五弦爲宮則三弦爲徵矣何嘗拘定一弦爲徵三弦獨下一徽哉近通州王氏坦著琴旨以一弦爲徵及三弦獨下一徽爲獨得之秘一弦爲徵明鄭世子已有此說反覆辨論而不自知其昧於旋宮之理也故於姜氏之說不得其旨反謂斯言祇得乎當然而未明乎所以然何其僨也蓋自唐宋以來樂之失其傳也久矣以王氏習於其器又殫畢生之力以求之其所得不過如此况不習其器而托之空言者乎王氏又謂琴聲不當用律呂只當

較以五聲二變斯言也但可以論琴徽不可以論琴弦也夫五聲二變高下無定者也無定者必以有定者程之方不迷於所往若不考律呂而但用五聲二變譬之舍規矩而談方圓棄權衡而論輕重有此理乎故琴徽雖具五聲二變而琴弦必用黃鐘夾鐘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之名然後無定之聲皆歸於有定之律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所云豈虛語哉

述笛

絲聲之度長短不齊今之琴徵可驗也

琵琶

三竹聲之

度長短如一今之笛孔可驗也

簫管

續漢志載京房之

言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則
絲聲也其律之長短皆用準定之但以準之尺爲律之
寸而已非竹聲真度也

史記律數亦是絲

聲又在京房之前自後儒者悉

依其數以制律故陳其義則可觀施於用則鮮合而竹
聲真度僅存於伶人之口大常之器簡編具在無有深
求其故者矣何謂伶人之口列和之辭是也何謂太常
之器梁武之笛是也案宋書律志載列和對荀勗之辭

曰晉書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

志同

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

律又曰太常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又曰笛孔率短一

寸七孔聲均又曰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

九笛此蓋制氏以來相傳之舊軌也隋書音樂志載梁

武帝十二笛之制曰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

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

笛長三尺

下有一寸二字疑衍

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

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

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

寸此蓋竇公以來相傳之遺則也自黃鐘笛至姑洗笛

五律率短二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也
列和又云東廂長笛長四尺二寸以其數推之則黃鐘
笛之前尚有二笛蓋長笛之五聲二變也自中呂笛至
應鐘笛七律率短一寸卽列和所云歌聲清者用短笛
短律也列和又云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以其器考之則
笛之差數卽笛孔之距蓋短笛之五聲二變也列和所
云三尺二笛者卽梁武之夾鐘笛也列和所云二尺九
笛者卽梁武之中呂笛也故今時所用之笛七孔相距
長短如一與琴徽之相距不同稽之古法正合然則經
生文士之辨論雖紛而弦工吹師之授受不變也荀勗

不知竹聲之度異於絲聲乃依京房之術妄以笛孔取
則琴徽

見晉朱二志

反譏列和作笛無法無怪其十二笛當

時不能用後世不可行也後之論樂者於簫笛之孔漫
不加察豈知爲竹聲之關要乎今之簫蓋古之笛今之
笛蓋古之橫笛也

校禮堂文集卷五

受業海州程立中敬持校